

“6”对三毛来说是一个最心痛的数字 ⑤

名人传奇

爱在天涯海角的尽头——三毛与荷西

三毛与荷西的爱情一直是她生命中最美的句点。

荷西,西班牙籍,Jose Maria Quero Ruiz,(1951年10月9日—1979年9月30日),即是荷西·马利亚·桂洛(父亲名)·路易兹(母亲名)。虽然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但他却像是我的亲人一样熟悉,因为三毛和我常常聊到她跟荷西两人,从西班牙到撒哈拉,最后又在加纳利所有生活相处的点点滴滴。他们在1969年认识一年多后分开,阔别6年又重逢,随后到撒哈拉沙漠(1974—1975年)定居结婚,迁居加纳利群岛(1975—1979年),总共度过了6年他们此生仅有的婚姻生活,这段时期里三毛的写作成绩也攀上了人生的最高峰。直到1979年9月30日中秋节荷西意外死亡,这对异国姊弟恋人在12年间共同谱写出他们真情的生命乐章。

实际算起来,荷西比三毛小了8岁6个月,我发现两人之所以能超越年龄、国籍、个性,成长环境却拥有至死不渝的爱,来自于他们都拥有一颗“完全奔放自由的心灵”。当然还包括有,三毛透过了她充沛洋溢到澎湃激荡的爱,一生行走五湖四海全世界,同步写下脍炙人口的生活点滴文章。

三毛与荷西浮光掠影的生活片段横跨了几十年的岁月,一直在于她亿万读者的心里,镶嵌出神仙眷侣最动人心扉的爱情全貌——他们穿着最普通的衣服到当地市政府签下结婚证书,而荷西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个骆驼头骨;三毛布置起自己在沙漠的艺术小居,还带着撒哈拉威士著的邻居儿童们在家里上卫生保健课,小朋友却任意摘弄她种的花、偷涂她的口红、拿走她心爱的高跟鞋去玩;荷西带上司来家里吃中国菜,三

毛变出一桌奇幻的东方佳肴,把大家唬得一愣一愣的……

我的脑海里到现在还会经常出现西属撒哈拉首府拉弗早地海边的那段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场景——三毛与荷西正躲在石头后面,偷看当地人用海水冲灌清肠在洗澡净身,被人发现后则没命地狂逃。还有,他们小夫妻一起捕了很多鱼却站在大街上卖不出去一条,还让荷西给“娣娣酒店”的酒吧调戏摸脸,气得三毛像个《红楼梦》里王熙凤泼妇一样把两人扯开。一直到有一天荷西提议两人到沙漠里去捡化石,不料荷西却陷入流沙生死一瞬间,求救的三毛虽然幸运地见到无边的大漠终于驶来一辆吉普车,却没料到下来的两个撒哈拉威大汉非但不去救荷西,反而看四下无人竟要轮暴三毛。最后泼辣的三毛死命驾车逃脱,却在回到原点时跑错了地方,看不见荷西以为他已沉没闷死而嚎啕大哭。直到荷西听到了三毛的呼喊声才大叫得见,最后三毛拆下车椅增加漂浮面积,终于慢慢把荷西拖救上来。有趣的是历险归来谈起下次还要不要去捡化石,两人竟然异口同声地说:“还要!”——这就是他们神仙伴侣像孩子般善良纯洁的爱情写照,绝不是传统世俗所期待的那种恩爱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些许虚伪造作的八股模式。

事实上,三毛跟荷西的相遇应该要追溯到三毛结束了第一段在台湾文化大学里和同学的恋爱之时,热情主动的她希望尽早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她说,在逼婚不成后骑虎难下,赌气办妥了游学外国的所有手续,就这样展开另一个人人生分水岭。

最痛的伤痕——荷西之死

1966年,三毛在圣诞节前夕到她父亲友人西班牙马德里老华侨徐耀明的家里做客。刚好西班牙的风俗在

圣诞节午夜凌晨零点之际,每个人都跑到门外向楼上楼下的邻居路人贺节,还要拥抱自己第一个遇到的异性。三毛与荷西就是这样,在三毛从徐家冲出门,恰好住在楼上的荷西也冲下楼之际,两人于楼梯间巧遇——一位是美丽大方的东方女子,一位是翩翩俊秀的拉丁男孩,彼此惊见眼前如同童话故事般的邂逅相遇,也依俗腼腆地彼此祝福拥抱。这一抱就注定了今生两人奇妙的姻缘,也为三毛未来屡创的文学高峰铺陈了最初浪漫动人的伏笔。

后来,三毛虽然因为书院同学嘲笑校外树下老是逃学来等她的荷西像她的“表弟”而决定分开,一晃就是6年,但是她始终没有忘记荷西在马德里难得出现的大雪中,一面含泪倒着走下斜坡,一面又听活不再来纠缠她而挥手微笑反复说着“Adios! Echo!(再见!三毛!)”的情景。

荷西与三毛分开6年后,三毛曾一度回到台湾,却在结束一段失意的感情后,又返回西班牙。马德里的朋友为了让三毛惊喜而要她闭上眼睛在房里等待,直到一双健壮成熟男子的手臂环绕住她的腰、大大的胡子像“希腊海神”一样贴近她的脸,他们双双狂喜大叫。荷西把她高高抱起,连身裙在斗室里翻飞旋转,一路转到了外面开阔无垠的世界,那就是蔚蓝天底下壮丽的撒哈拉沙漠——荷西知道三毛想去撒哈拉,于是贴心地先到沙漠的德国磷矿场里找了一份工作,在那里安顿好等她去。

后来两人因为西班牙疲于应付老是要反抗闹独立的“保利萨里奥游击队”,决定放弃那片比西班牙本土还大的非洲西属撒哈拉领地。于是三毛与荷西在大时代的风云变色下,1975年随着当地西班牙政府从撒哈拉属地撤军,迁往外海的西属加纳利群岛。

接下来两人在加纳利时期的生

活里,三毛与荷西还是充满爱:她会在北欧人住的高级小区里跟荷西爬墙去照顾溃烂等死的瑞典老人,关心接济日本流浪小贩的摊子,后悔没有帮助一个向她讨钱买船票的中年人,慷慨捧场买了一套年轻推销员生平售出的第一份百科全书……但是这一切都不如三毛接到丈夫荷西死讯的噩耗,匆匆奔去认尸的那一幕令人锥心刺骨地动容。

三毛赶抵停尸间时,荷西冰冷的尸体突然七孔流血……三毛伤心欲绝地在葬礼上用着自己的双手挖着墓园的泥土,泪眼目送此生最心爱的男人竟然在邂逅到分别6年后重逢,却只有短短共度了6年从相恋到恩爱夫妻的婚姻生活,就得依西班牙民俗在自己的名片上,为这个28岁英年早逝的丈夫挂上“某某未亡人”的头衔。他们两人相识历经两个“6”年后荷西死,此后又度过了另外两个“6”年后三毛死。看来也许真算是巧合,“6”对三毛来说确实是一个最让人心痛的数字,难怪她会把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情在第66场戏排成男女主角的生离死别,又把这自己的最后一封信夹藏在同样的这一页,交给了我。

思绪翻搅在层层叠叠混乱又有序的画面里,迷迷蒙蒙、若即若离——三毛第一次圣诞节里邂逅的俊美男孩,接着是那个男孩在雪中道别的语音,两相交叠的情景如海浪袭岸反复冲击心头。12年后竟然变成了躺在她眼前的这一具男人的尸体,连一句“Adios! Echo!(再见!三毛!)”都不能说,只能用眼、鼻、耳、口滚冒出来的鲜血向爱妻进行最后一次无言的倾吐。

这道最痛的伤痕从此烙印在三毛的身上,对比起三毛其他48年的生命里,曾经前前后后承受过的每一道伤口而言,都要来得深、来得久、来得疼……



陆澄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1991年1月4日凌晨,三毛神秘死亡,她的死因一直是个谜。当时未及而立之年的青年才子陆澄平作为三毛最亲密的人,躲开了一切媒体的追访,奔赴英国留学。在旅途中陆澄平意外发现三毛生前送给他的书中的信笺——这是三毛在离世前的最后一封信……

上期回顾

在加纳利,我还见到了三毛在这里留下的房子的新主人,他们和三毛都是朋友。在房子里,我看到了三毛生前用过的很多东西,而且男主人还拿出了当年三毛与荷西玩过的“孔子棋盘”。



高满堂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一九四八年春天,解放军山东连连长尚铁龙率部攻打鞍山,与国民党守敌连连长杨寿山僵持。双方在临时谈判过程中,尚铁龙被人打了黑枪,他误以为开枪的是杨寿山,倒下时回身反击,子弹打中了杨寿山的命根子。麦草接到尚铁龙的阵亡通知书,领着儿子到鞍山寻找丈夫的遗体,从而认识了杨寿山。杨寿山对她的生活、工作百般照顾,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尚铁龙返回鞍钢担任分厂厂长,走马上任那天正赶上麦草和杨寿山的婚礼,三人纠缠一生的感情便由此展开……

上期回顾

杨寿山从苏联学习回来,麦草质问他下身其实根本没受伤,杨寿山承认,他是看到尚铁龙后心里有阴影。麦草恼羞成怒,将他赶出房子。

热门影视

何经理在和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如何应对苏联第一炼钢厂基里扬诺夫的挑战,厂办肖主任走进会议室,向何经理报告说,部里刚来电话,基里扬诺夫即将从莫斯科起程。何经理问:“老尚,怎么样?心里有底吗?”尚铁龙一挺胸:“让他来吧,我绝不会输给他!”

尚铁龙在车间正忙着,杨寿山走进来,扯着他往办公室走。尚铁龙愣怔:“干什么?没看见我忙?”杨寿山不松手:“不差一会儿工夫,说件事。”铃木加代犹豫一会儿,也跟了去。

两人在办公室坐定,杨寿山扔过一张图纸:“我在苏联第一炼钢厂学习的时候,亲眼见过基里扬诺夫的现场操作,回去后我就偷偷画了一张现场草图,基里扬诺夫炼钢班的连环三百六十步快速炼钢法,这里都有,你看看?”

尚铁龙展开图纸,好似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卷起。铃木加代跟进办公室忙说:“图纸别这样卷。”她重新摊开,慢慢卷着,眼睛好像要把图纸吃进肚里。杨寿山何等聪明,看出了端倪,就是不说,只微微笑着。尚铁龙得便宜卖乖:“我不看,咱不整这些旁门左道。”杨寿山问:“怎么成了旁门左道?”尚铁龙故意扯:“当年你为什么总吃败仗?就是吃了纸上谈兵的亏。”

杨寿山并不在意:“我不和你争论。你现在代表全中国的钢铁工人,要是你一个人的事,我才不扯鸡巴蛋呢!基里扬诺夫是全苏功勋炼钢工人,和斯大林同志握过手……”尚铁龙摆手:“赶紧给我打住,他就是和玉皇大帝握过手也不关我的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事了吧?没事走人,我手里还有活呢。”杨寿山生气了:“臭毛病,气死人不偿命,什么时候能改啊!”拿起图纸,拂袖而去。

尚铁龙看着图纸,苦苦思索。铃木加代扔过来一卷图纸,尚铁龙看她一眼,打开图纸,拿来和自己的图纸

拼到一起,满脸的惊喜:“加代,我正在琢磨这另一半呢!这回把杨寿山蒙到鼓里了。”铃木加代端茶过来:“咱俩都没瞒过人家,人家不说就是了。”

尚铁龙笑道:“这个杨寿山,比猴儿还精!有了基里扬诺夫的工作法作比照,我就可以扬长避短,制定出新的穿插作业法了。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方案,今天趁热打铁,把图画出来。”铃木加代伸过头:“你说方案,我来画图。”尚铁龙指着图纸:“你看,我是这样打算的……”

图画好了,尚铁龙兴奋地说:“好,我看这个方案可行,咱们按着图纸到炉前比画比画?”二人来到炉前,不断练着穿插作业法的步法,模拟着各个工位的步法,如同舞蹈一般。旭日东升,金色的阳光照进了车间。

火车缓缓进站停下,基里扬诺夫和一群苏联小伙子走下火车。尚铁龙、杨寿山等走上前,大家互相握手,拥抱。杨寿山分别用俄语和汉语介绍了基里扬诺夫和尚铁龙。基里扬诺夫高大魁梧,傲气十足,对尚铁龙说:“尚,很高兴结识你,我们的这场比赛,一定会给社会主义阵营增添光彩!”杨寿山作了翻译。不料尚铁龙用俄语回答道:“当然,我期待着这场比赛!”说完,得意地看着杨寿山。

应基里扬诺夫的请求,尚铁龙表演班为基里扬诺夫一行演练快速炼钢法。尚铁龙呼喊着,指挥着。一个苏联工人用秒表计算着尚铁龙表演班的每一个步骤的时间,做着记录。基里扬诺夫默默地注视着,显然是看出了尚铁龙的破绽,笑而不语。铃木加代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尚铁龙,杨寿山看着表演,会心地微笑。

表演结束,尚铁龙擦着汗水走向基里扬诺夫,请他留下宝贵意见。基里扬诺夫竖起大拇指:“很好,尚,你们的作业法很科学,出乎我的意料,我要向你们学习!”

回到苏联专家楼,基里扬诺夫告诫苏联表演班的工人们:“大家不要被假象迷惑了,中国有三十六计,很厉害。他们是在用计策,想麻痹我们。我知道,他们有用句成语,叫兵不厌诈,我不会上他的当的。”

在二分厂车间,基里扬诺夫请尚铁龙等人参观他的团队的表演。基里扬诺夫指挥着,也卖了个破绽。尚铁龙看出来,也不说话,只是微笑。杨寿山看着尚铁龙,意味深长地笑着。铃木加代看着表演,思索着。

深夜,尚铁龙在办公室告诫竞赛班的同志,基里扬诺夫绝对没拿出真本事,他也是故意卖了破绽。大伙表示一定听指挥,非要赢了这场比赛不可。比赛车间里搭建了临时主席台。一号炉和二号炉前,尚铁龙和基里扬诺夫各自向自家的表演班作战前动员。突然,掌声雷动,朱老总和伏罗希洛夫走上台来,两人握手致意。何经理和苏联专家组用汉语和俄语分别宣布比赛开始。尚铁龙表演班和基里扬诺夫表演班威风凛凛地在锣鼓声中走到主席台前,他们列好队伍,向各自的国家领导人敬礼。尚铁龙和基里扬诺夫紧紧地握手。

比赛开始了!两个表开始计时。两个表演班你追我赶。两个表演班穿插作业,紧张有序,如同舞蹈一般。计时表停止。两个组在同一时间完成了快速炼钢。何经理和苏联专家组对看秒表,会心地一笑。何经理走到中央:“我宣布,中苏两个表演班用时相同,根据比赛规定,双方并列第一!”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拍手鼓掌,又互相握手祝贺。尚铁龙和基里扬诺夫对视着,两个人慢慢走近,摘下手套握手。伏罗希洛夫和朱老总分别发表了极有感染力的讲话。车间里响起如潮的掌声!

尚铁龙的头痛病发作了,他悄悄走出车间,来到办公室,用头猛烈撞

击墙壁。铃木加代跟着走进来:“铁龙,你怎么了?”尚铁龙痛苦地说:“我从来没有承受过这么大的压力,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我快要崩溃了!”铃木加代把尚铁龙的头紧紧地搂在怀里:“我相信,疾病不会打倒你,有我在,你不会倒下去!”

尚铁龙断断续续地说:“加代,我太累了,我应该有一个家了。下了班往家里走,一头扑到热炕头上。炕让你烧得多热呀,把我浑身的骨头都烫酥了。这个时候,你把我拽起来,你说别着急睡呀,酒还没喝、饭还没吃呢!你端上了酒,端上了菜,咱俩你一盅我一盅,不知不觉喝到天亮,你说当家的,咱收拾收拾睡吧。我打了一辈子仗,这样的日子我盼了多少年,咱们一起搭伙过日子吧。”尚铁龙梦呓般地说着,昏迷过去。铃木加代眼里盈满了泪水。

加代的母亲来了,她叫铃木幸子,找到了加代。她告诉女儿,她受了重伤,但没死。她从地沟里爬出来,被一个中国老大爷救了。老大爷让她养伤,后来又打车票让她到大连,赶上最后一批日本侨眷归国的船,回到北海道。可是,在北海道没有亲人,就剩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日子。为了找到女儿,她加入战后遣孤亲人士散审核团来到鞍山,意外得到女儿的消息。铃木幸子要加代回日本陪她,她岁数大了,不能骨肉分离。在亲人和爱人之间,加代最终选择了亲人,她跟随母亲回国了。

这是发生在1954年的事情,就在这一年,滞留在鞍钢的三百六十名日本冶金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回国。当然,其中就有一个叫铃木加代的姑娘。铃木加代走了,也许是永远地走了。

尚铁龙失魂落魄地走进幸福大院,慢慢上楼,轻轻打开铃木加代的门,走进去,没有拉灯,独自默默地坐着,泪水无声地从脸腮上滚落下来。